

中国的风流才女

刘心武

主编

乔以钢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中
华
文
化
风
情
探
秘



中国的风流才女

中国文学史话
中国文学史话

中国文学史话

中华文化风情探秘丛书

中国的风流才女

乔以钢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[京] 新登字 173 号

中国的风流才女

乔以钢 著

*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河北满城华光胶印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5 印张 113 千字

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0000 册

ISBN 7-80049-518-3/G·461 定价：3.85 元

中华文化风情探秘丛书

主 编：刘心武

副主编：张 仲 张春生
王玉树 张凤珠

*

*

*

第 一 辑

中国的软幽默	薛宝琨	著
中国的鬼	黄泽新	著
中国的性神秘	江晓原	著
中国的寡妇	林纯业 张春生	著
中国的风水	杨文衡 张 平	著
中国的风流才女	乔以钢	著

总 序

闲来无事，翻翻书总是好的。

如今市面上书可真多！我们这套，也来凑凑热闹。

这套书怎么样？作为主编，卖瓜夸瓜，想来读者朋友们也不会见怪。不过，我不想夸得离谱，只打算一是一、二是二地说说。

先说我为什么来主编这套书。有读者问：你这个刘心武，是不是就是写《班主任》的那个刘心武？还有《钟鼓楼》、《公共汽车咏叹调》、《风过耳》什么的——你不是写小说的吗？怎么又主编上这么一套书了？挂名儿的吧？

在下就是那个小说家刘心武，编这套书并非挂名。

我自己写书，也读别人写的书。在读书上，我大概是一个最普通的最有代表性的读者：过分专业化的、正儿八经的书，带着明确的目的读——不多，也不必多；完全没意义的、

仅仅供消遣消闲解闷驱乏的书，偶尔也翻翻，但翻完常常后悔——瞎耽误工夫！比较喜欢的、读得多的，是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的书，最好那趣味挺浓醇却又不庸俗，那知识能深入浅出而且可靠，篇幅也别太大，看完了，高兴的时候还能跟家人朋友侃侃，那书买了，看完也还有保留的价值。

恰可好一拨文化界的朋友，写了这么一套书，他们推我当主编，我把书稿一看，满心欢喜，因为这些书就属于读起来既轻松，读完又能长真见识的那一类。每本书的作者，要么他本行就是研究那号问题的——是学有专长、有高级职称的民俗学家、社会学家，要么他就是潜心琢磨那学问的能人；他们写出的书，也许有的更精彩一些，也许有的选题更热门一些，如一个树林，每棵树的粗细姿态容有差异，但我保证绝无伪冒假劣之作，绝非从报刊和别人现成的书上用笔一抄用剪刀浆糊一较一贴的、“萝卜快了不洗泥”的制作（坦率地说，这类的书市面上不少），所以我不仅欣然应主编之命，也坦然向读者们推荐这套丛书。

这首先是一套关于中华文化的书。宽泛的文化概念，应包括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，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；中华文化不仅存在于中国大陆，存在于中国的台湾和香港，也存在于新加坡那样的国家，存在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，因此这是一个大题目。我们将大题小作——选取了一个从社会风情切入的角度，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角度，纵览我们第一辑的这六本书的题目，相信读者可以洞见我们的苦心，我们不是因小见小，而是力图因小见大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希望内行能见门道，外行也不仅仅是看热闹。此外，这套丛书并不满足

于罗列例子,或简单地撒一点理论的胡椒面,每一册篇幅虽不大,却都构成一个自我完满的潜在的理论系统,非专业性的读者不必去理会那理论系统,但那潜在的理论系统却有一种探秘的意味,这探秘的乐趣,我想读者一定乐于同作者编者同享。

掏钱买本书,不容易;我只盼买了我们这套书里无论哪本书的读者,至少能理解我们用心的良善,当然,我们更期待着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。

也许,在读者朋友们的呵护下,我们还可以推出第二辑、第三辑,是啊,煌煌中华,灿烂文化,斑斓风情,无尽内涵,携手探秘,其乐无穷,何不继续合作?

我们相约,在有一搭没一搭之间,在紧张生活的某些闲散间隙里——您说:好!——是吗?

谢谢

刘 心 武

1993年4月27日

于北京绿叶居

目 录

1	“忧郁王国”的千年兴衰	1
	(一) 悲莫悲兮生别离	2
	(二) 伤心岂独戚夫人	4
	(三) 憔悴支离为忆君	10
	(四) 中山狼 无情兽	17
2	一个愁情充溢的世界	25
	(一) 去国离乡之哀	25
	(二) 思亲怀远之愁	29
	(三) 身世遭际之叹	41
	(四) 家国命运之悲	52
	(五) 怀才不遇之怨	59
3	千秋名媛的哀怨心曲	69
	(一) “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”	69
	(二) “人生几何时，怀忧终年岁”	73
	(三) “偶然成一醉，此外更何之”	77

(四) “不结同心人，空结同心草”	82
(五) “自叹多情是足愁”	88
(六) 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	95
(七) “桃花脸上汪汪泪，忍到更深枕上流”	104
(八) “吴侬只合江南老”	110
4 才女的忧郁和文士的感伤	114
(一) 天地之间	115
(二) 刚柔之间	128
5 “忧郁王国”探源	143
6 特殊的历史奉献	154
结束语：“忧郁”之外	159

“忧郁王国”的千年兴衰

在几千年中华民族历史上，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女性“王国”。它没有城墙，没有界标，却有个明显的“情绪徽章”——忧郁。

这个王国的“子民”，有后妃公主、名门闺秀，也有平民女子以至娼妓道姑。她们虽然身份各异，却都是那么多愁善感，都是那么富于才情。一年又一年，她们在这里付出青春、爱情、生命；一代又一代，她们在这里收获泪水、苦难、屈辱。她们的隽秀才华曾装点过广袤的艺术星空，她们的人生悲剧又曾使无数后人为之扼腕。可是，漫长的岁月过去了，这“王国”久久地被冷落、被遗忘，因为它从来只是男性中心社会的附庸。

今天，让我们一起上溯千年，追寻它的历史踪迹。

（一）悲莫悲兮生别离

上古时代大禹治水的故事中，便出现了“忧郁王国”第

一个女主人公的雏型。传说大禹为领导人民治理洪水，夜以继日奔忙，三十岁时还没有娶妻。一次，他路经涂山，娶了涂山氏的女儿。新婚四天，禹便离家去南方治水，一直在外过了十年。其间，三次路过家门都顾不上进去看看。分别的日子里，涂山女派人到山南去等他，唱着一首期盼的歌，歌词只有一句：“候人兮猗！（《吕氏春秋·音初篇》）”它的大意是：等我的爱人啊！那时，人们的语言还很简单，但这短歌中表意的语言已经同有节奏的、带呼唤作用的声符结合在一起，初步构成了原始诗歌的轮廓。它便是传说中我国的第一首情诗（歌）。

忧郁的种子在这“第一首情歌”中就已悄然埋下。它仿佛一个谶言，后世无数女子的命运都包含在这个谶言之中。从此，对丈夫的思念和等待，成为中国妇女文学一个最重要的主题。

春秋时代，又流传了这样一个与女人命运有关的故事。一个叫百里奚的人外出游说，被楚人抓去作了奴隶。秦穆公听说他很有才干，便用五张黑色的公羊皮将他赎出，任用为丞相。人称五羖（gǔ）大夫。多年以后，秦国富强称霸，百里奚得到功名富贵。某日，他正在堂上欣赏歌舞，忽然一个临时雇来的洗衣妇自称通晓音乐，百里奚命她作歌。洗衣妇抚琴拨弦唱道：

百里奚，五羊皮。忆别时，烹伏雌，炊扈扈
今日富贵忘我为！百里奚，初娶我时五羊皮。临
当别时烹乳鸡，今适富贵忘我为！百里奚，百里
奚。母已死，葬南溪。坟以瓦，复以柴。春黄黎，

搯伏鸡。西入秦，五羖皮，今日富贵捐我为！

原来，这女人是百里奚的妻子。她在歌中反复追忆百里奚地位卑贱、身价只抵得“五羊皮”时自己对他的情意。那时，家里十分贫穷。百里奚上路前，妻子杀了伏在窝里的母鸡和初生的小鸡，又把门坎劈了作烧柴，给他煮饭饯行。丈夫走后，留下老母，她竭尽全力生养死葬，熬过艰难时光。可万没想到，百里奚一朝富贵就忘记了故人。洗衣妇唱出了被遗弃的女子内心的哀伤。

又相传战国齐庄公时，一个叫杞梁的人被征戍边、作战阵亡。妻子闻讯，千里寻夫，枕尸哭于城下七天七夜，城墙为之崩颓。眼看亲人命丧黄泉，自己又无子嗣于世，杞梁妻便掩埋了丈夫尸首投河自尽了。后来，这件事成为“孟姜女寻夫”的民间故事的原型。据说，杞梁妻也曾弹琴作歌，她的琴歌只留下两句：

乐莫乐兮新相知，悲莫悲兮生别离……

其实，在先秦时代，封建等级制度及其伦理道德体系尚未形成，妇女所受的压迫束缚远不如后世严重。不过，男尊女卑的意识却很早便扎根于民族心理之中了。在中国最早的汉字里，“女”是象形字，画的是一个呈跪坐形的人。而与之相对应的“男”字则呈立形。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记载古时候民间生男育女的风俗说：“乃生男子，载寝之床。载衣之裳，载弄之璋。”“乃生女子，载寝之地，载衣之褐，载弄之瓦。”孩子一出生，待遇就因性别差异而迥然

不同：男孩可以睡在庆上，穿着象样的衣裳，用美玉逗他玩耍；女孩则只能睡在地铺上，身上包床小被，玩具是用来纺线的瓦锤，妇女被贬值的人生历程就这样开始了。

无论是涂山女的传说、百里奚妻子的故事，还是有关杞梁妻的记载，都并不多么可靠，但可以相信，中国妇女在进入父系社会以后，不知不觉之间便身不由己迈进了愁绪弥漫的“国度”。

（二）伤心岂独戚夫人

汉高祖刘邦征伐天下时，有一位宠姬戚夫人常陪伴左右。戚夫人生下儿子名如意，被封为赵王，颇受刘邦喜爱，刘邦曾有意将如意立为太子。为此，戚夫人母子深遭吕后忌恨。刘邦死，惠帝立，吕后得以专权进行报复。她命戚夫人卸下宫装，改服犯人穿的赭衣，将戚夫人囚在永巷宫里舂米，每日都有很高的限量。戚夫人不堪其苦，舂米时唱起凄怨的歌：

子为王，母为虏。终日舂薄暮，常与死为伍。
相离三千里，当谁使告汝。

歌里哭诉自己终日劳作，时时受着死亡威胁的不幸，流露出希望远方的儿子前来搭救的心愿。不料吕后闻知大怒，惨无人道地将戚夫人斩断四肢，挖出眼珠，熏聋两耳，药哑喉咙，投进厕所里，称作“人彘”（古语中称猪为彘）。赵王如意也被吕后下令杀害。就这样，一支“永巷舂歌”竟

招来母子两人的杀身之祸。

以戚夫人的悲歌为开端的是一个文学女性初露风采的时代。

西汉真正以文名显赫于时的宫廷妇人当属班婕妤。班氏本名已经失传，“婕妤”是妃嫔的一种称号。成帝即位不久，她以年轻貌姣被送入后宫，初为少使，不久立为婕妤。她聪颖而本份，一次成帝在后庭游玩，想让班婕妤与他同车，班婕妤推辞说：“我从古画上看到，历来圣贤之君总是由名臣在旁陪伴，只有夏、商、周三代亡国之君才使宠姬不离左右。现在若让我与君王同辇，岂不是和三代末主没有两样了吗？”成帝听了，觉得言之有理，便也不再坚持。太后知道了此事，对班婕妤大加赞扬。可是，后来赵飞燕姊妹在宫中日益得势，她们向成帝屡进谗言，许皇后因而被废，班婕妤也被传来受审。凭着机敏的辩才，她没有受到处罚。这事过去以后，班婕妤自知深遭嫉妒，恐日久见危，便主动请求退居东宫去服侍皇太后。宫廷里宠辱无常的际遇使这位才女十分感伤，写下一首《怨歌行》：

新裂齐纨素，皎洁如霜雪。

裁为合欢扇，团团似明月。

出入君怀袖，动摇微风发。

常恐秋风至，凉飕夺炎热。

弃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绝。

炎热的夏天，团扇为人所需，能够“出入君怀袖”，备受恩宠。可秋风一起，它便受到冷遇，“弃捐篋笥中”了。团扇

的命运的确是班婕妤命运的写照。成帝驾崩以后，她被充奉园陵，后来就在那里寂寞地死去。但她的这首诗作却流传开来，“团扇秋风”成为后人常用的一个比喻。

色衰爱弛，日久见弃的可悲遭遇在以已事人的宫廷贵妇中从来就是十分常见的，不过，善于以文学形式把它表现出来的人最初还不多。班婕妤以后大约二百年，魏文帝曹王的皇后甄氏又演出了悲艳哀绝的一幕。甄氏聪明好学，才色超群。她原是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，公元204年，袁绍为曹操所灭，甄氏被太子曹丕看中，纳为夫人。后来曹丕称帝，她又当上了皇后。然而，甄氏的结局比班婕妤更惨，她因受人谗毁，被曹丕迫令自杀。甄氏的《塘上行》诗据说作于临终之时，诗中诉说了一位失宠的贵妇“出亦复苦愁，入亦复苦愁”的痛苦心境。但甄氏与班婕妤一样，伤中含情，怨而不怒，只是哀叹“念君去我时，独愁常苦悲。想见君颜色，感结伤心脾”。

这一时期，还有卓文君、王昭君等享誉风流的女子，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叙。当时，除了贵族妇人以外，从事创作的也有一些中下层社会的妇女，由于女子文学活动不被人看重，她们的诗文大部分没能保存下来。即使那些地位较高的女性，名下也大都不过仅一两篇作品得以流传。但是，就从这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我们已可约略看出，妇女创作在文人文学初兴之时便呈现出特有的情感基调——忧愁哀怨。这样的格调与同时代正统文人的创作情趣相比，实可谓相去甚远。

两汉四百年，辞赋为一代之盛，特别是西汉武帝、宣帝时期，赋家众多，作品云构。司马相如等人因为长于作

赋名扬四海，赋坛成为当时许多文人竞显身手的场所。他们用铺张扬厉的文字讴歌统一的封建王朝的强大，颂扬汉家天子的威严，同时对统治者贪图享乐、挥霍资财进行一点委婉的讽谏。可是，这种风潮在女子那里几乎不曾引起什么反响。当宫廷文人兴高采烈地为盛世欢呼，歌功颂德、润色鸿业时，才女们并没有为之所动。男人们陶醉于广阔的外部世界，将自身消溶在壮丽的山川、帝国的伟业之中；才女们却沉浸于自己的精神宇宙，发掘着个体生命的哀感。

汉末魏初，曹氏父子及其周围的文人们掀起诗歌创作的高潮。那是个世积乱离，风衰俗怨，群雄并起，铁马金戈的时代。作为一代诗风的“建安风骨”充分显示着志深笔长、梗概多气的阳刚之美。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；“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”。这些壮士的诗篇展现着男人世界的道劲之风、刚健之骨和气吞宇宙、囊括九州之力。然而与此同时，才女们的诗篇依旧还是充盈着泪水和哭泣。甄氏为失宠而哭（《塘上行》），蔡琰为战乱中的不幸而哭（《悲愤诗》），丁虞的妻子为丧夫而哭（《寡妇赋》），她们与男人创作内在精神上的疏离一直延续着。

魏晋六朝时政治混乱，社会的剧烈动荡带来了思想上的巨大变化，“人”的觉醒成为时代主题。魏晋名士以他们的狂放向传统伦常进行挑战，他们打破汉以来“独尊儒术”的局面，崇尚老庄，追求自然，率性放达，不拘行迹。影响所及，一些妇女的生活方式也有引人注目的改变。《世说新语》等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。比如，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王戎的妻子常称丈夫为“卿”。这在古代多是上对下、